

正说明朝十二帝系列
ZHENGSHUO MINGCHAO SHIERDI XILIE

【插图本】

吕景琳◎著

洪武皇帝大传

风云际会 鸿猷远略 ■ 中国当代明史专家 ■ 正说明朝十二帝

著名明史专家吕景琳撰述洪武皇帝大传

洪武皇帝朱元璋，明朝的开国之君。从乞丐到皇帝，短短十几年时间，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逐步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和蒙古贵族等几大军事集团，以非凡的才略于群雄角逐中突起，终于开创二百七十六年的帝业。但称帝后的他猜忌专断，杀戮文臣武将，搞得人心惶惶。另一面，三十一年帝王生涯，他呕心沥血，励精图治，创建了一个蒸蒸日上的大明帝国。洪武时代，百姓安定，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他呈现给世界的是一个泱泱大国形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K827.48/15

:6

2008



洪武皇帝大传

HONGWU

◎ 正说明朝十二帝系列 ◎

吕景琳◎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洪武皇帝大传 / 吕景琳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8. 1

(正说明朝十二帝)

ISBN 978-7-5087-2037-1

I. 洪… II. 吕… III. 朱元璋(1328~1398)-传记
IV. 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2602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书中所有文字、图片及版式设计等任何部分未经许可, 不得以图表、电子、声像、影印、缩拍、录音或其他任何手段进行翻印和转载, 违者必究。

丛 书 名: 正说明朝十二帝

书 名: 洪武皇帝大传

著 者: 吕景琳

责任编辑: 牟 洁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010) 66051698 传真: (010) 66051713

邮 购 部: (010) 66060275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70mm × 235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未经出版者许可不得摘编、转载本书 中国社会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前言

正说明朝十二帝系列丛书（插图版），汇集我国明史学界著名专家、学者所撰明朝皇帝大传十二种。作者以正史为创作之本，所据严谨，真实而生动地描写了明朝皇帝及所处时代的复杂生相。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朝代，从洪武元年（1368）建立，到崇祯十七年（1644）灭亡，共跨时276年。其盛世之态、激昂江山，其纵横壮举、鸿猷远略，足以令后世感慨万千。但相对于清史研究，明史是建国后研究较为薄弱的领域。正说明朝十二帝系列丛书的出版，除了可以起到推动明史研究发展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给喜爱阅读帝王传的读者还原一个个曾经在我国古代历史发展中起到或开拓、或中兴、或傀儡作用的帝王影像。帝王不同于平民百姓，他们的活动是和整个时代、皇朝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尤其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帝王的活动更具有特殊的意义。但帝王都是人，同样有人的特性，只是社会环境和某些遗传因素使帝王成为不同常人的人，使他们在自己的舞台上演出了许多生动而丰富的人生戏剧。书中配有反映传主生活及所处环境的大量图片，力求给读者展现一个波诡云谲、气势非凡的大明皇朝。

目 录

- 第一讲 茫茫苦海一浮沤/1**
一个苦难人生中最不幸的人/2
托钵流浪，与世沉浮/10
- 第二讲 翻江倒海，崭露头角/17**
大火烧了于觉寺/18
尺蠖之行，以屈求伸/27
- 第三讲 天堑一跃，鱼龙变化/45**
打过长江去/46
避强击弱，抢占地盘/63
- 第四讲 长江三蛟的生死搏斗/87**
初战告捷，一波三折/88
鬼泣神惊的鄱阳湖大战/105
张士诚怨天尤人：“天日照尔不照我”/125
- 第五讲 皇帝轮流做，今到牧儿家/139**
南征北战凯歌阵阵，登基大典紧锣密鼓/140
放牛娃袞冕正大位，元顺帝车驾没黄沙/150
- 第六讲 创建一个勤政廉洁政府的努力/159**
节俭勤政，以身垂范/160

创建廉洁政府的努力/167

第七讲 士大夫的荣与辱/179

与贤士大夫共治天下/180

“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 /191

第八讲 皇帝与丞相/207

中书省内外的政治风波/208

胡惟庸案/219

第九讲 将帅之死/239

大明天子与皇朝新贵/240

功高主震栗，霜重叶飘零/248

扑朔迷离蓝玉案/268

保全性命有几家/289

第十讲 皇帝和他的妻子儿女/301

后妃帝王家/302

龙子凤雏/317

紫禁城里的血色黄昏/339

一个苦难人生中最不幸的人



元文宗像

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十八日，五四老汉的小儿子在这打麦场旁的茅屋里降生了。这一天，村里像往常一样的平淡与平静，几天北风刮过，在晴冷的东方天空烧起的红霞铺得更大些、更广些。当时的村民们谁也不会想到，在这个茅屋中呱呱落地的小生命，就是40年后的开国皇帝。皇帝就是真龙天子，是老天爷派到地上来治理百姓的神人，他从天而降，自然不同凡响。到这时候，人们才恍惚觉得，大元文宗皇帝属龙的戊辰年九月十八日这一天，在钟离县东乡所发生的一切，竟是那样的不同寻常，年长于当今皇上的同乡老人，个个都在为那些奇迹出来作证，都

在炫耀卖弄自己当时是怎样地躬逢其盛，亲眼目睹。不管是文人骚客还是采风的柱下之史，都是皇帝治下的臣民，有谁不愿意献瑞颂圣，又有谁去愿意考证事情的真伪？于是，关于朱皇上降生前后的种种灵异，便被各种书籍详尽地记载并辗转抄录开来。作为明朝史实的第一手资料《明实录》写道：皇帝诞生这一天，“红光满室”，“自后，夜数有光，邻里遥见，惊以为火，皆奔救，至则无有，人咸疑之”。这类传说，在明代几乎是妇孺皆知，而且情节愈来愈离奇。嘉靖年间的王文禄将从他母亲那里听到的类似故事做了个系统笔录，取名叫《龙兴慈记》，

其中说到：皇帝诞生那天夜间，屋上红光烛天，左旁皇觉寺僧人从远处望见，还以为是着了火，天明派人询问，才知道是一个小孩子降生。还说，那天夜间，土地庙中也异香满室，土地神不敢靠近真龙天子，便退避三舍，将土地庙往路东迁徙了几十步，自那以后，土地庙所在的地方数丈方圆寸草不生。

朱五四夫妇为这个孩子起个名字叫重八，显然是按兄弟排行起的。当时穷人家的孩子只是依照出生年月、父母年岁或兄弟排行等随便起个名字，哪会像富家子弟那样，由父母再三斟酌或专门请人为孩子命名，做成家中一个隆重礼仪。朱重八后来发达以后几次更换雅名，最后选定名元璋，字国瑞。

朱元璋因而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鼎鼎大名。为了前后叙述的统一与方便，本传将不用朱重八这个名字，而只呼朱元璋其名。

元璋出生时，大姐已经嫁给了盱眙县太平乡段家庄的王七一，二人结婚后不久，便相继而亡，王家也就绝户了。这时家里还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大哥年纪已大，好歹娶上一房媳妇，但老二老三难望成家，莫说没有姑娘家愿意，就是凭媒婆的三寸不烂之舌糊弄上个媳妇，也没住没吃，没钱娶。被逼无奈，俩兄弟只好都出赘给人家做养老女婿。那时候，倒插门是最没出息、最为人看不起的，但这样做既有了个家室，也少了二口人的调费，还少了二丁的重税，一家人也只好忍辱承受了。本来，五四还想把元璋舍给附近的于觉寺做和尚，混口饭吃，但他女人无论如何也舍不得这个小儿子离开。后来二姐也出嫁了，丈夫叫李贞，是钟离县东乡的渔户。家里大哥那边又生下两个侄儿，仍是七个人的家口，生计艰



洪武皇帝朱元璋坐像



李贞像

难。到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元璋十岁的时候，五四老汉为了躲避沉重的赋役，不得不将家搬到钟离县西乡租地耕种。但西乡的土质太差，灌溉条件又不好，一年耕种下来缴了租子落不下几粒粮食，不得已第二年再次迁徙，来到太平乡的孤庄村，为一个叫刘德的地主做佃户。他们一家，吃饭没有粮食，种地没有种子，没有耕牛，当然更没有房子住，真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一切都要仰赖主人。种主人的地，用主人的牲畜农具，住主人的房子，死后还要葬主人的山场，这样的赤贫佃农与奴仆的地位差不多。男人为主人种地，女人为主人做杂活，孩子们要为主人砍草放牧，还要为主人守家护院，遇有红白喜事要主动前去听候支应，甚至还要穿上白孝衣跪在地上号丧。恰恰这个刘德又是个为富不仁的，对佃户十分苛刻，佃户种什么，怎么耕种，怎么施肥，怎么浇水，他都训斥干预，庄稼刚要成熟，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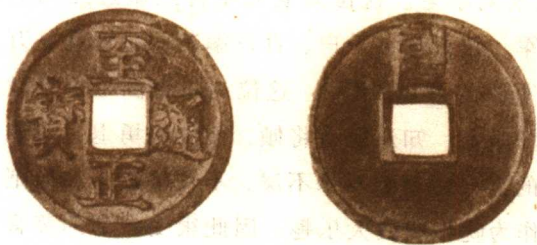
就在地里盘算，到分成的时候，恨不能连一草一禾都算进去，所以名义上是四六分，他往往要拿到六成多到七成。碰到歉收年景，皇恩浩荡，发下蠲免租税的诏书，他硬说减税不减租，逼着佃户缴全租。佃户缴不出，他就放高利贷，借你一百，先扣出利息，实际只得八十，到好年景，连本加利上利和租谷一起催交。元璋一家为刘德忙碌一年，反倒欠下他不少债谷。就是这样，朱五四每逢年节还要拿着一只鸡一坛酒去谢主人的恩德。元璋常常背地里咒骂刘德刻薄凶狠，父亲则总是告诫他：“骂东家是要烂舌头的。再说，不是刘家招揽，我们往哪里去找个吃住的地方去。”他怕孩子惹事，冒犯东家，连眼下这条活路也断绝了。但一个娘的孩子生性不一样。刘德的哥哥刘继祖

就要宽厚得多，很像他们的父亲刘学老。这位刘老先生曾经做过元朝的总管。原来元朝各地驻军称镇戍军，按万户、千户、百户编制，总管就是万户之下的军阶。刘学老就是汉人军队的万户总管^①。这位刘总管倒是个见微知著的人，他看到吏贪民困，官场腐败，知道元运将倾，便急流勇退，谢职回乡。他广有田园，是本地有名的富户，却能不暴不戾，不仗势欺人，而把乐善好施、济贫斋僧、广种福田作为晚年的最大乐趣，因此很受乡邻的美誉和尊重。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刘继祖性情温厚，有乃父之风，也乐于济弱扶贫，朱五四一家就经常受到他的看顾和接济。老二刘德则性情尖苛吝嗇，刘学老在世时还有些收敛，现在学老谢世，兄弟分爨，刘继祖也就只好由他。

转眼之间，朱五四在孤庄村又住了六年，元璋已渡过了十六个春秋。眼下是顺帝至正三年（1343）。人们常说，十岁八岁花骨朵儿，十五十六是花季。十五六岁，处在成年以前，得父母的抚爱，未受人世的风霜，真像是春天的花朵。元璋生于赤贫之家，藿葵和粥煮，薪炭仰古槐，难有多少幸福可言，但是父亲疼母亲爱，穷人家的孩子也自有穷人家孩子的娇惯和满足，况且，皇家爱长子，百姓爱小儿，乖巧伶俐的元璋自小从父母那里得到了更多的爱怜。母亲从哪里捎回个红枣青杏、白面饽饽，总是给他掖着留着。逢年过节，尽量给他添件新衣服，实在治备不起，哪怕一夜不睡也为他拆洗翻新。父母还把他送到刘家办的蒙学里读了二年书，后来要为东家放牛割草，母亲就教他《百家姓》、《千字文》一类的书，还给他讲很多很多的故事。所以，元璋在他们放牛的小朋友中是知道得最多又是最会讲会说的人。他也是一个很懂事、很疼爱父母哥嫂的孩子，随着年纪渐大，力气渐长，他总是帮着父亲哥哥多干些活，什么苦什么累他都顶得住。十六年，更多的是辛酸痛苦，但也有带涩的温馨和带泪的欢笑，最难得的是父母康健，全家和睦平安。

至正三年（1343），癸未羊年，庄户人家都说，“羊马年好种田，要妨鸡狗那两年”。羊年理应是风调雨顺的好兆头。谁知这年夏季以来滴雨未落，竟是一个

^① 《凤书》卷2《列贤传》。元朝官员中还有两种总管。地方政府路、府、州、县中，路的长官称总管；一些专门性衙门，如总管府或都总管府的长官称总管。本传称：刘学老“尝仕元为总管，严于纪律，济以仁口，人惮而爱之”。显然官位为万户总管。



元“至正通宝”铜钱

多年不遇的干旱荒年。夏麦勉强有收，但稷、黍、谷、豆等秋庄稼便渐渐枯萎了。旁边的濠水断流，田地龟裂，热风扑面。人们望着初升的太阳膜拜，又顶着烈日仆俯在于觉寺佛祖面前，晚间，则在场

院筑坛布阵，捉拿扑打旱魃。一切努力和哀求都得不到任何回报。毒辣辣的太阳烤焦了人们的心，蒸干了人们的汗。八月以后，下过两场小雨，人们补种些荞麦青菜之类，再加上借贷、折卖，好不容易渡过了冬荒，可是到了第二年，至正四年（1344）春天，便是在劫难逃了。开春转暖不久，村里不少人就病倒了，高热，咳嗽，眼底和皮肤下面渗出血丝血点。往往是一家几口人先后得病。整个太平乡笼罩在战慄恐怖之中，像是走到了世界的末日。元璋的父亲朱五四已经六十四岁。连日的糠菜草根树皮^①，已经使他极端虚弱，病魔就先向他袭来，接着是元璋的母亲、大哥和大侄儿。家里没有病人可吃的东西，也没有医药，元璋和大嫂只有加入到祈求神佛保佑的无可奈何的人群。听到父母裂人心肝的阵咳和呻吟，元璋在半夜里默祷上苍，泪如泉涌。四月初六，五四老汉终于摆脱了这个世界加给他的最后折磨，离开了他的妻子儿女。三天以后，四月初九，他的大儿和长孙也随他而去。那已经离去的，逃却了苦海，游魂一缕，飘飘缈缈，不再有什么牵挂和烦恼，他们却把更大的酸痛加给了活着的人。元璋真是痛不欲生，他是眼睁睁看着他的亲人在饥饿病痛的挣扎中咽下最后一口气的。但是，他只能压抑住这悲哀，只能偷偷饮泣，不敢放声痛哭，因为他的母亲也已在垂危。他卖掉家中所能折变的一切，给母亲买一口吃的，他日夜守护在母亲的身旁。他知道，留给他们母子相守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他用对母亲酸楚地一笑，对母亲的一口汤饭，对母亲的一个爱抚，来报答她十七年的疼爱，十七年的养育，十七年的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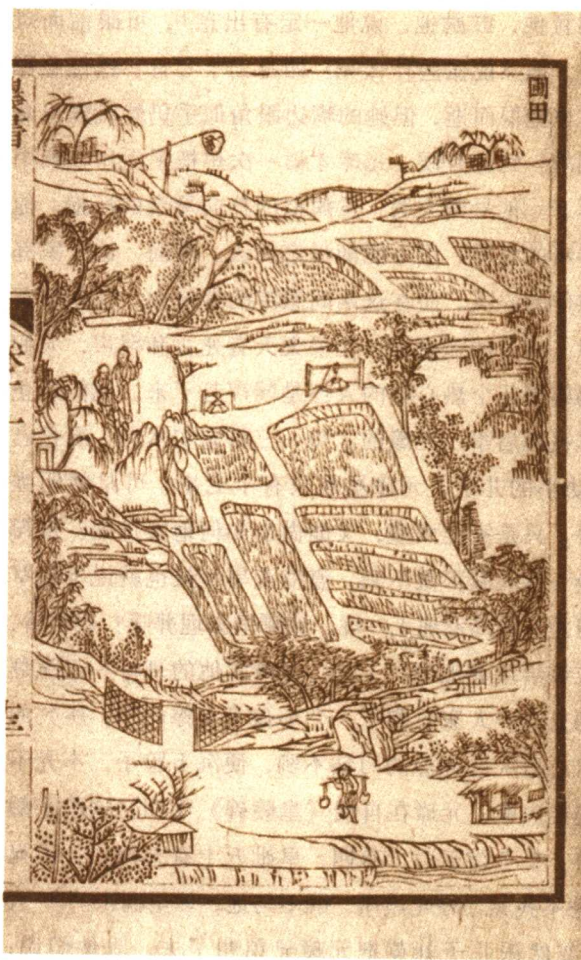
^① 朱家吃草根树皮，朱元璋后来念念不忘：洪武二年三月丙申祭告淳祖（其父）、淳后（其母）曰：“因念微时，皇考皇妣凶年艰食，取草之可茹者杂米以炊，艰难困苦，何敢忘之。”见《明太祖实录》卷40。

茫茫苦海一浮沤

酸。他恨自己无能，母亲总是教育他，鼓励他，说他一定有出息^①，可眼前面对就要离他而去的母亲，除去这些，他又能做些什么呢！四月二十二日，这位慈祥 and 和善的母亲紧紧握住元璋的手，也抱恨而逝，但她的嘴边眼角似乎仍然流露出对元璋不尽的诉说和永不消失的期望。到这时候，元璋才第一次想把平生压在胸中所有的屈辱和痛苦一口气告诉母亲。他号啕大哭，发疯似的扑向母亲的怀抱。他小小的年纪，已经厌倦了这个昏暗的世界，恨不能随母亲而去。然而，这个家庭已经没有人抚摸他的伤痛，安慰他的心灵。而在这两间悲凉的茅屋中，现在却有四个可怜的灵魂等待着他去安慰。四月的孤庄村，几乎天天有死亡和哭声，人们的神经已然麻木了。邻近的汪妈妈等几个热心肠的人还是闻声赶了来。他们劝止了全家的哭泣，要他们尽快安排丧葬后事。元璋的二哥、三哥老实木讷，况且已经出赘，大嫂新寡，膝下还有幼小的儿子，元璋虽然只有十七岁，可是精明强干，这时实际成了一家的主心骨。只是家徒四壁，又能做出如何地安排呢？棺槨自然是制不起，连给父母哥哥换一件衣服都做不到，瘟疫荒早年景也就说不起草草收殓，而只能是入土为安。但是，元璋家地无一垅，到哪里去埋葬呢？照常情，像元璋家这种佃户，田主家是应该给块葬地的。于是，元璋同他的哥哥一起跪拜在刘德的门下，请求恩赐。刘德见这户人家只剩下一个小孩子支撑门户，所欠的债恐怕都难以偿还了，再加上打心里厌恶元璋的刁钻不驯，便沉下脸子，不光不给葬地，还把元璋斥骂一顿，逼要欠账。元璋在自撰《皇陵碑》中回忆这段辛酸时写道：“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田主（刘）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②大家正在唏嘘无奈，邻居刘继祖忽然派儿子刘英把元璋兄弟叫了去，对他们说：“刚才英儿告诉我，二爷不愿意给坟地，你们一定很为难。我已经给英儿娘商量过，家东那片山地任你们选个地方安葬。安排后事要紧，也不要太难过了。”元璋兄弟给刘继祖和刘妻娄氏千恩万谢地磕了头，一块石头才落了地。第二天，天气有些燥热，元璋与哥哥将父母遗体放在两扇捆绑在一起的门板上抬出安葬。走

^① 《明太祖实录》卷1载：“太后尝谓仁祖曰：‘人言吾家当生好人。今吾诸子皆落落，不治产业。（指上曰）岂在此乎’。”

^② 危素撰《皇陵碑》谓“岁在甲申，皇考治皇妣陈氏俱卒世，长兄与其子亦既没”。则是此次灾疫中，元璋家在几天之内连丧四口，而不是人们常说的三口。



元 王祯《农书》之“圃田”（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到中途，忽然北风骤起，飘过一片浓云，铜钱般的雨点淅淅落下，溅起一层细土。而后霹雳闪电，风雨大作。元璋他们在刘继祖的地界上急急地往前赶。在跨过一个沟坎时，门板被绊撞，本有些朽烂的绳锁一下断开，门板随即落地，泥水一时冲刷下来，泥土松软坍塌，渐渐堆积，元璋他们只好再添些土，也就权且安葬了。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回想起当初草草葬埋的情形，十分伤心，想重新起坟礼葬，“虑泄山川秀气，使体魄不安，益增悲戚”^①，便就草葬之地修建起巍峨的皇陵，并口授大意，由大学士危素写了《皇陵碑》。十年之后重修皇陵，再次勾起元璋的辛酸，便一字一泪地自撰了《皇陵碑》，来寄托他对父母的深深怀念。

却说当时的孤庄村仍然处在饥荒厉疫之中。刚刚下过的一场雨，并未能解除干旱，而后又是烈日蒸腾。紧接着，那遮天蔽日的蝗虫黑压压飞来，树上，草头，庄稼地里，恨不能把所有青绿色的东西一扫而光。人们跪拜、乞求，好容易哀告离去，可留下的蝗蛹，像大兵过后的留守，继续掠夺搜刮。人们只好纷纷逃亡。元璋再度经历了与哥哥嫂嫂生离死别的椎心之痛。他在亲撰的《皇陵碑》中写

^① 危素撰《皇陵碑》。

茫茫苦海一浮沤

道：“既葬之后，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计不张，孟嫂携幼，东归故乡。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予亦何有，心惊若狂。乃与兄计，如何是常。兄云‘此去，各渡凶荒’。兄为我哭，我为兄伤。皇天白日，泣断心肠。兄弟异路，哀动遥苍。”文字虽然朴拙，但那肝肠寸断的悲恸，却读之令人酸鼻。据记载，他的哥哥不久也在乞讨流浪中死去。

只剩下孑然一身。除去身上的破衣烂衫和二间破草屋，元璋已经一无所有，也已经一无牵挂。他步履踉跄，不知不觉又来到父母的坟前。今天是母亲的七日忌辰，他买不起一陌纸钱，只能用他断珠的泪水权作对亡灵的祭奠。他想告诉父母，为了活命，他也只好走了，往后的忌日，他不能为二老磕头了，说不定永远不能回来了。想到这里，又不禁一阵酸楚，一阵啜泣。他埋头爬在坟上，像躺在母亲的怀里，感到疲乏的身体一下子松弛下来。他实在太累了，渐渐地，他安稳地睡着了。

将近正午时分，元璋被人推醒，来的人是刘继祖的公子刘英、汪妈妈的儿子汪秀和附近村里放牛的伙伴汤和、徐达、周德兴等人^①，他们是专门来找元璋的。劝慰一番之后，他们把元璋送回家，刘英从家里拿了点吃的，还背来一袋米。几个人边吃边陪着元璋说话，他们劝元璋不要到外边逃荒，总会有办法的。好在前些天下了一场雨，地里的草芽又渐渐长起来，再开一点荒地，或许可以维持下去。元璋被几个朋友说动了。

靠着刘英不断接济的一点粮食，掺和上野菜草根胡乱下肚，元璋总算有点力气开出一片荒地，种上几垄谷子、豆子、稷子，虽然季节晚了些，好在稀稀落落出了些苗儿，也给元璋一点希望。谁知捉弄人的老天再也不落一场雨，有时雷闪咕噜堆上一片乌云，几滴落下，像是敲击着人们的心扉，可转眼一阵风吹过，那利剑般的阳光刺进云幕，很快将它斩破，用灼热的火将它烧毁。元璋和其他人所播种的希望都枯萎死亡了。汪妈妈看着元璋实在可怜，就劝他到于觉寺去出家，并且告诉他，他小的时候，整天哭个不停，肚子胀胀地，不吃东西，还是庙里的和尚给治好的，当时就答应过舍身，现在何不求了那里的长老，舍到寺里，一来还了愿，二来也有个安顿。元璋现在孤身一人，无非是逃个活命，混口饭

^① 这些名字都是后来起的。刘英之名是后来元璋给起的。参见《凤书》卷2《列贤传·刘继祖》。

吃，只要不是下油锅进地狱，哪里还说得上有能去不能去的地方。汪妈妈也便托了人情，求了于觉寺的高彬长老，很快就说妥了。

转眼又是九月，昨天是元璋十七岁生日。今天，九月十九日一早，汪妈妈准备了香烛，还给元璋拆洗缝补了衣服，便让儿子汪秀伴送到于觉寺去。元璋觉得，眼前的这位老妈妈就像他慈祥的母亲，他深深地一跪，想说的话都在呜咽哽噎之中了^①。

托钵流浪，与世沉浮

于觉寺，后来改名于皇寺、皇觉寺、龙兴寺^②，据说建于宋朝，金兵与元兵南下两度遭到破坏。眼下这个庙宇是元朝初年由一个叫僧宣的人在废墟上重建的。它坐落在钟离县太平乡东十四五里，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高高的台基上松柏苍郁，青瓦红墙，也算得当地一景。它平日烟火很盛，就像汪妈妈给元璋选定的这个日子，九月十九，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涅槃日，在往年一定是香烟缭绕，人群杂沓。其他，像二月十九观世音生日，七月十五日盂兰盆会，七月三十日地藏菩萨坐化日，四月初八浴佛节等等，无不在于觉寺僧众和附近村民盛大的节日。但是，今天这里却十分冷清。不见一个上香的人，连庙门都没有开。元璋爬上台阶，只见山门的釉彩剥落，山门旁的一幅楹联“暮鼓晨钟，惊醒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唤回苦海梦迷人”，字迹也有些模糊。出来开门的是一个懒散疲惫的中年僧人。他把汪秀挡在门外，单独带元璋进去。元璋小时候随大人来过于觉寺，后来也同人一起来求过佛，烧过香。这座寺院的大门实际是一座殿，有三个门，人们都叫它三门殿，里面供的是两尊恶颜怒目手执金刚杵的金刚力士，他们是护法神，也是寺院的警卫和保护神。元璋记得，他第一次来这里

① 汪妈妈礼送元璋入皇觉寺为僧，见于多种记载，其自撰《皇陵碑》写道：“汪氏老母，为我筹量，遣子相送，备礼馨香。空门礼佛，出入僧房。”

② 元璋出家佛寺之名，《明实录》诸书多记作皇觉寺。朱元璋撰《御制龙兴寺碑》（《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卷6）谓：龙兴寺“乃于皇旧寺也”，则曾称于皇寺。谈迁《国榷》：“九月乙巳（十九日）入皇觉寺，一名于觉寺。”凡作“皇”、“龙”诸字，当为后来称谓，大约于觉寺应为明朝以前的本名。

时，几乎被这两个奇形怪面给吓坏了。走过山门，是一个大院落，栽有许多苍松翠柏。只是今天看来，它们已不是蓊郁油绿，而呈现出昏黄的颜色。院落那面，是前大殿，也叫天王殿。最奇怪的是天王殿中间两尊神像背靠着背。听人说，面朝南的这一尊就是大肚子弥勒佛，笑眯眯的挺招人喜欢。背靠着他面朝北的叫韦驮菩萨，也是手执宝杵。在弥勒佛两旁，则是镇守佛门的四大天王，也称四大金刚。与天王殿相对的，就是于觉寺的正殿大雄宝殿，供的是佛教开山释迦牟尼佛。他结跏趺坐，左手横放，右臂上举，手指曲作环形，眼睑微垂，像是对佛门弟子演说摆脱人世之苦共度慈航的真谛。在释迦牟尼佛两



元“至元二年”款释迦牟尼铜像

旁侍立的，据说是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前面说的那位天王殿中面北侍立的韦驮尊者，也是为释迦如来佛担负护卫任务的。可以想象，在如来佛面前走过的每一个人都逃不过他监视的眼睛。大雄宝殿与天王殿中间的两侧，是东西配殿，东配殿称伽蓝殿，殿正中供奉的神是古印度的波斯匿王，旁边两个侍者，左边是王太子祇陀，右边是拘萨罗国的给孤独长者。据说，他们二人曾经施舍卫城的花园供释迦牟尼作为说法传道场所。西配殿叫祖师殿，正中供禅宗初祖菩提达摩。达摩左边是禅宗六祖慧能禅师，右边是为禅宗制定清规戒律的百丈怀海禅师。往常这些殿堂里都有不少香客出入，香烟会从殿内溢出，散布于整个院落，从外边也会看到里面摇曳的烛光。今天则到处都是静悄悄死沉沉的。他们从正殿边的侧门继续往北走，便是僧徒们活动的场所了。元璋远远就望见了写着“法堂”二字的匾额。踏过门槛，但见堂正中高台上放一把坐椅，台下边是一些棉布做成的蒲团，有的已经破烂，绽出棉絮。周围摆放的塑像则不知是哪些尊神，听人说里面